

在古南岳的乡村行走

金国泉

我突然发现我身体中多了很多沉静与庄重的成分,而少了许多热烈与奔放。我是去古南岳之地天柱山旁边一个叫塔畈乡的路上有了这个想法的。

是一种去伪存真,还是一种去粗取精?我隐约感到,这里好象立了一块“喧哗止步”的牌子,这山这水这冲这畈正在对我们这些外来者及其体内的那些浮躁浮气进行扫荡。即便是一车子的嘻嘻哈哈也突然有了清脆的回声回响,让人听起来是一种气质,而不是一种气势,不腻不噎,真正是此处有纤尘,但纤尘不染身。

但这不染身的纤尘染了什么?

车子一路颠簸,左弯右拐,我们也就头摇脑晃,感觉这塔畈乡的土地、起伏不定的山冈对于我们的到来并不怎么接受,也不怎么喜欢,心中很不熨帖似的。是的,我感到这些山冈这些树木这些花草,甚至村寨里的小鸡小犬正在阻止我们前行,这些仍然有着严重领地意识的家伙吠叫着,不断提醒我们这一车子外来生物:这是它们的领地。一种不允许的气势让我意识到,我们可能闯痛了它们的什么地方。我同时还意识到,一切的根深叶茂原来是一种拒绝,何况这根深叶茂是世世代代又祖祖辈辈的。

一切拒绝又都是守护。我在想,这古南岳,这塔畈乡想要守护什么,正在守护什么?在这样一个山路宽敞、山水畅流、山花烂漫的年代,一切胸襟都是开门见山的。一切胸襟实际已然经过了虚化与拓展,没有边际线,没有烽火台,没有篱笆与栅栏。除了高速收费站,我们没有被阻隔。虚化与拓展几乎可以与这眼前的一盆又一盆的石菖蒲划上等号,或是与不远处彭家河里畅然的一尾又一尾小鱼,抑或是与脚下、路旁的一棵又一棵车前草、金樱子、飞蓬……划上等号,它们仿佛具有无限的舒展性,无限的张力,像一首又一首经典意义上的诗歌。

此时已然近正午。在这古南岳之地,钴蓝的天空下,四野无风,一切似乎处于静默状态,山冈上每一棵茶树都是悠闲的,悠闲如当年的三祖打禅,一动不动。接纳与不接纳我们,它们均不表态。但我们的逻辑是,不表态就是接纳了,所以我们的思想均是试图的归纳与推理,并横冲直撞,经常不容它们置疑。这一点作为古南岳的天柱山塔畈当然也无法能外。

塔畈,应该有塔有畈,但我来之时,塔早已不存在了,似乎也是不容

置疑地被归纳了。畈上种茶,因而现在的塔畈是茶乡,一冈一冈的茶树一叶一叶的散布着碧绿与青葱。有亭翼然,亭上有一联,曰:问君几曾香如许,进亭已然醉三分。我愕然,我咋就



故园 李昊天 摄

醉了三分呢?我虽不胜酒力,但也不至于未饮先有三分醉吧!我不懂南北朝时沈约所创之四声八病,但如果是我写这副对联,我要把这个醉字改为陶字。此时此刻,我的确是被眼前的一切陶了三分。王安石说,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这古南岳之名虽随汉武帝踏足而定,但文王一定先于武帝来过,这古南岳之士想来必曾被文王所陶。也就是说,此时,我们正被文王所陶之土陶着。被文王所陶之土陶着岂不一畈草木花虫悉收于心!

大音希声。但大音在哪?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一个追问。放眼望去,天高云淡,水波不兴,一层一层的田畴开宗明义,从容而不旁骛,刚才叫个不停的鸡犬现在也不跳不叫了,似乎有了接纳之意,甚至就是接纳了。也许是由于大间希声,我突然有了耳鸣之感。是气虚,还是接受不了塔畈乡这开门见山的宏阔的叙事方式?我用手在两个耳窝里使劲掏了掏,揉了揉,仍然不绝于耳,两耳之内仍然张灯结彩似的。

此时,有人大约也如我有耳鸣的症状,便莫名其妙地大吼了一嗓子,作为以礼相待,如此突兀的声音,我感到这山谷中必有一枚树叶飘落下来,或者一只、一个部落的鸟惊飞,我愿意相信,这是大自然对这个人的鄙视。对待这样一种傲慢行为,大自然只需扇动一下翅膀,或梳理一下羽毛。这无疑文人风范,一种且淡且浅的过滤方式。塔畈乡生长着“文人草”,草香与书香自是如出一辙,不假日色、不资寸土、不计春秋的“文人草”硬生生地把草香与书香结合起来了。在石砾之上,在净水之中,它们结合起来便不再分开。是一种拥抱,也是一种相互拥有。

我在想,这被称之为“文人草”的石菖蒲似也可唤其为安静草。在这古南岳,在这茶山一切皆沉静,皆雅致,皆默然。

有好客的乡徒为我们每人在亭内沏了一杯白茶,茶香妙曼,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它吸引了过去。一时间,大家或坐,或立,或扶肩搭背,或交颈并头,真正与周遭的茶树无二致,各美其美起来。

得感谢摄影师朋友,他为我留下了一帧我与这杯白茶在这个春天的合谋。这个合谋有些贪婪,我终于发现我在这样一个时刻的真实状态:那些叶片仍在天生优雅而沉静庄重地

舒展,那么具有仪式感,那么敞开与宽广,我却像个人侵者,用嘴凑了上去,不管不顾。这世界上一道道法则就是被一张张嘴脸破坏掉的。

茶山上有小径,小径通幽。小径何止通幽,它往往能打通整个世界。一枚茶叶如此,一叶菖蒲也是如此,细到针尖却能通江达海,淡到净水却能蓬勃少年。我知道我就是被它打通而来,整山整畈的翠绿与秋黄,抱琴而立,执犁而寐,冠花而坐……我顺随着小径的通畅一石一砾地往前走,一阶一阶地往前迈,我甚至一棵一棵地往前数着。手偶有抚摸之意,心又有不忍之情。同行的文友说,你嘀嘀咕咕在它们念经吗?我说没有,我在听它们为我等念经呢。博尔赫斯交岔花园里的小径能让时间分岔,他说:“在永生者之间,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我此刻走到了这茶山小径的分岔口,不知是时间分岔了,还是空间分岔了?离喧哗本就十分遥远的这一切,不知它们怎么分岔到了我们的眼前。

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我感觉老子的话与博尔赫斯的话都比这些茶树茶叶费解得多。不过,我却因此知道,我们不过是一切过往的回声,为谿为谷均可以说是博、老的回声。

这回声实际也就是诵经之声。

小径皆分岔,这每一棵茶树的枝叶也皆分岔,与博老相比,这当然是空间上的分岔。分岔几乎是任何一个生物生长抑或成长的标志。

因为我没有目的,因此不需要认真思考走分岔后的哪条小径更正确,只需要往前走,走哪条都是正确的,都可以回到我们的来时之路。实际上,世间之路,无论宽阔与逼仄,每一条都是正确的,只是走的人自己认为走错了而已,甚至还崴了脚、碰了腿地留下把柄。我想不出这些沉静的茶树叶片为何如此精巧出神,满园遮不住的坦然自若,被时间浸泡着,被这皖山皖水匠心独运着,似乎无论怎么样的生长都是精准的。它们的身体如此具有灵动性,纤巧如采茶姑娘的纤纤十指,有浅浅的低吟,有盈盈的呼唤。它们自己成全着自己,自己照耀着自己,甚至就是在这方寸之所、区格之内,自己找到了置身于这

朗朗乾坤的途径与命脉。它们从不担心自己的来路。

好象谁曾说过一步一景。严格说来,此时我没有感受到,我在这个茶园小径已悄悄走出了很长一段路程。此处,我们只需东西上下地碎步,而无需南北左右地大步流星。或自行其是,或自怡自述。我不认为是物我两忘,而是物我同在,在同一片蓝天下相互点赞首肯。古南岳为武帝所肯,四百年后又为文帝所否。不论是肯与否,一千多年后古南岳却不管不顾地长出了一畈的茶树茶乡,茶树一笔一划地春秋,茶乡一年一岁地舒朗。

我感觉每一步的景色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即便是每一枚茶叶,即便有审美的差异化,但起承转合之处,开阖张弛之时,皆在这山水的自然法则中转化为典籍。天下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普天之色,皆在此运动历练,千姿百态,七色之外,应无其他。它们或潜移默化,或相互依存,或相互掩映,没有任何相反或不相通的东西存在。即便不相通,那也是我们自己没有打开自己的定式,没有润开自己的经络。每一步所见,每一步所闻,都是那样的沉静,那样的庄重,不沉静不庄重时也是那样的一副正典气象,像极了圣人与他的三千弟子的那个聊天记录,和融而无间,几乎没有任何更改的余地。或许,该改的已然改过,该一致的本就已然一致。

功夫总在诗之外。

置身于此,似乎适宜放纵。有几个文友在奔跑、追赶,另有几个在相互拍照,相互取景。但我不敢,我感觉我过了奔跑的年龄。小时候,在田野山间奔跑,父亲就老骂我,走路走得好好地,为何突然跑起来,怪事!现在看着这些年轻人在茶园小径上奔跑,我也有父亲当年同样的想法,走路走得好好地,为何要跑,怪事!不仅如此,刚才,我在七弯八拐的路上行车时,发现旁边池塘里的一条鱼突然就跃出了水面,然后,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是一条鲢鱼。我当时也想,游得好好的,为何要跳起来,怪事!

其实也不怎么怪,一切皆然,难道我自己不是二十四小时地唱念坐打,打得好好的,突然就跳到这里来的吗!然后,整个畈也就有了些蹦跳的身影了。这样一想,这里的世界真就是各跳其跳了,各跳其跳的娴静。

我常常想,文人活动为何时时以采风冠名?风土人情,民俗民歌采得着采得走吗?再说,真被我们这些文人采走了,此地不被采空才怪呢?果真如此,我们便成采风大贼大盗了。

这次塔畈之行,我只见到了一畈一畈的茶山,一冲一冲的茶树,一叶一叶的茶香,它们一棵一棵的存在着,似乎它们就是这里的风土人情,就是这里的民俗民歌,这里是它们的道场。

谁来这里都应该是过客。带走的想要带走的最后肯定只能是我们自己,甚至在那来时“喧哗止步”之处依然能重新找回自己满身的有些异味的热烈与奔放。我知道,没有人动我们的这份奶酪。

说来也怪,刚来到高速路口,我突然感到我不再耳鸣了。

